

于培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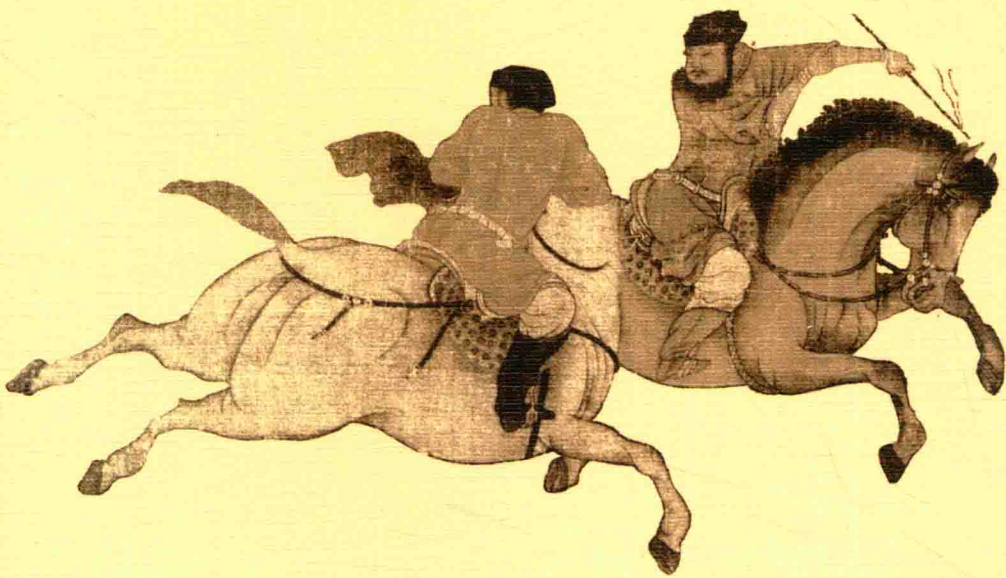
大唐说事

下册



讀史中國

阅读历史



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于培民 著

大唐说事

下
册



阅读历史





目录

下 册

- 六十一 韩愈谏佛骨 / 451
 - 六十二 师道刺元衡 / 460
 - 六十三 白望太監市 / 468
 - 六十四 黑首昆仑童 / 472
 - 六十五 裴度勤社稷 / 473
 - 六十六 牛李兴党争 / 480
 - 六十七 石榴降甘露 / 491
 - 六十八 拂菻进唐廷 / 501
 - 六十九 贱妾生太子 / 504
 - 七十 归义厚张公 / 514
 - 七十一 黄巢建大齐 / 520
 - 七十二 高骈死飞升 / 531
 - 七十三 黄河流浊清 / 546
 - 七十四 千秋蜀道难 / 557
 - 七十五 丽人行水边 / 571
 - 七十六 长恨何人语 / 580
 - 七十七 云起洛阳天 / 590
- 

- 
- 七十八 烟波清钓日 / 597
七十九 散淡江湖年 / 604
八十 骆宾武墨檄 / 613
八十一 杜牧阿房篇 / 622
八十二 江水流春尽 / 631
八十三 老兔泣天寒 / 638
八十四 有恨元微之 / 646
八十五 无题李义山 / 653
八十六 岛瘦吟诗苦 / 664
八十七 郊寒度日艰 / 669
八十八 高适燕歌行 / 679
八十九 岑参胡风旋 / 693
九十 九成欧阳询 / 700
九十一 玄秘柳公权 / 704
九十二 老泪祭侄苦 / 711
九十三 秃笔蕉叶残 / 716
九十四 正义书传久 / 721
九十五 匡谬篇未完 / 729
九十六 陆羽五茶醉 / 736
九十七 卢仝七碗仙 / 747
九十八 药王孙思邈 / 752
九十九 门神尉迟官 / 768
一〇〇 求经取西天 / 781
一〇一 弘忍夜传衣 / 829

一〇二 子午勘北南 / 8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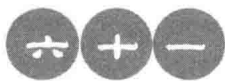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〇三 鉴真六渡日 / 877

附录一 唐代帝王世系表 / 898

附录二 唐代历史大事年表 / 902

主要参考文献 / 906

后 记 / 917



韩愈谏佛骨

有人说中国有两门学问不能沾，一为佛学，一为红学，进去出不来。其实出来出不来，关键看自己，世界上进去出不来的学问太多。比如韩学，“在中国唐宋以来一千二百年的思想文化谱系中，韩愈的枢纽地位早已得到学界的公认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早在宋代，‘学者非韩不学’，五百家注韩，韩学就已经成为显学。20世纪初以来，已经问世的韩学著述不下三百种。”^①可谓大观。试想，如此浩瀚淹博，若想真的进去又轻松出来恐亦非易事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《论韩愈》一文中，自称“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，分为六门，以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”，其“六门”分别为：（一）建立道统，证明传授之渊源；（二）直指人伦，扫除章句之烦琐；（三）排斥佛老，匡救政俗之弊害；（四）呵抵释迦，申明夷夏之大防；（五）改进文体，广收宣传之效用；（六）奖掖后进，期望学说之流传；陈寅恪先生最后说：“则知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，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，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。世传隋王通讲学河汾，卒开唐代贞观之治。此固未必可信，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，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，史证明确，则不容置疑者也。退之者，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。”^②

①（唐）韩愈著，岳珍校注：《韩愈文集汇校笺注·前言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。

② 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11年版第332页。

韩愈素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之美誉，其文章珠玑的皦，纵横跌宕，自非他人可比，后人读其作品，真能味其三昧，亦非易事。手头有林琴南先生《韩愈文研究法》一册，林先生开篇便言：“读昌黎五原篇（指《原道》，《原性》，《原毁》，《原人》，《原鬼》五篇），语至平易，然而能必传者，有见道之能，复能以文书其所能者也，宋之道学家，如程朱至矣，问有论道之文，习诵于学者之口者耶？亦以质过文，深于文者，遂不目之以文。但目之以道，道可喻之于心，不能常宣之于口，故无传耳，昌黎于原道一篇，疏浚如导壅，发明如烛暗，理足于中，造语复衷之法律，俾学者循其图轨而进，即可因文以见道。”退之与宋道学家之异同信手拈出，可谓至论。关于韩文之结体经纬，熔铸百端。陈柱《论韩篇》所论最为精当：

自东汉以后，秉笔之士皆本于文以为文，迭相师仿。随风飘摇，囿于时习，韩昌黎出，乃奋臂疾呼，独与世反。于当时所醉心摹拟之文，悉废而不屑，而独求之于经，探之于子，运之于史，斯已异矣。乃更进而求之于诗，化诗入文，廓小为大，则其手段岂不更诡哉！夫然，故其文虽袭而愈见其变，虽陈而愈见其新。^①

面对如此博大精深之韩愈，笔者自知无能进去，自然也就谈不上出来，于此，只能就其《论佛骨表》及生平简单经历略作敷陈，不得要领，已属固然，所幸自知耳。

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间，汤用彤先生在其所著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中说：“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，其无可疑者，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《浮屠经》事，此事见于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，《三国志》裴注引之。”^②若实核年代，为东汉明帝时期（公元57—75年）。南北朝时，佛教空前发展，所谓“南朝三百八十寺”可证。隋唐时，其风更劲，不少士大夫亦

①（唐）韩愈著，岳珍校注：《韩愈文集汇校笺注·前言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55页。

② 汤用彤：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9页。



信而不疲，膜拜有加。佛氏之法，一旦为僧，便脱离社会，独修深山，赋税兵役，概不担当，这给国家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，故而历史上反佛排佛之风亦绵延流长。其中最著者如“三武一宗”等。唐朝时，有识之士，对佛氏多持批判态度，指出其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此方面文献可谓史不绝书。如《旧唐书·傅奕传》中有疏云：

佛在西域，言妖路远。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，故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赋。演其妖书，述其邪法，伪启三途，谬张六道，恐吓愚夫，诈欺庸品。凡百黎庶，通识者稀；不察根源，信其矫诈。乃追既往之罪，虚观将来之福。布施一钱，希万倍之报，持斋一日，冀百日之粮。遂使愚迷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轻犯宪章。其有造作恶逆，身坠刑网，方乃狱中礼佛，口诵佛经，昼夜忘疲，规免其罪。且生死寿夭，由于自然，刑德威福，关之人主。乃谓贫富贵贱，功业所招，而愚僧矫诈，皆云由佛。窃人主之权，擅造化之力。其为害政，良可悲矣。

可谓一针见血。关于佛教，贞观二十年，唐太宗有斥责萧瑀的手诏，亦颇说明问题：

朕以无明于元首，期托德与股肱。私欲去伪归真，除浇反朴。至于佛教，非意所遵。虽有国之常经，固弊俗之虚术。何则？求其道者，未验福于将来，修其教者，翻受辜于既往。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，简文锐意于法门，倾帑藏以给僧祇，殫人力以供塔庙。及乎三淮沸浪，五岭腾烟，启余息于熊蹯，引残魂于雀毂，子孙覆亡而不暇，社稷俄顷而为墟，报施之征，何其谬也。

大历十三年（778）略早于韩愈为官的彭偃，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，要求澄汰佛道二教，其文略曰：“当今道士，有名无实，时俗鲜重，乱政犹轻，唯有僧尼，颇为秽杂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，去圣日远，空门不行五

浊，比邱但行粗法，……且佛之立教，清静无为，若以色见，即是邪法，况今出家者，皆是无识下劣之流，纵其戒行高洁，在于王者，已无用矣；臣闻天生蒸人，必将有职，游行浮食，王制所禁。故有才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税，此古之常道也。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广作危言险语，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，岁计约三万有余，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可知。陛下日旰忧勤，将去人害，此而不救，奚其为政？”^①

至于韩愈所进《论佛骨表》，除了其“素不喜佛”外，则是事出有因。

有“关中塔庙始祖”之称的法门寺，因舍利而置塔，因塔而建寺，始建时间，唐时已无法确定。有人认为其寺及真身宝塔最早建于古印度阿育王（公元前273—前232年）兴建八万四千塔之时，先建塔后建寺。北周以前法门寺名曰阿育王寺，寺塔名为阿育王塔。另有人据对出土的汉代瓦当及砖刻的考证，认为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、灵之世（公元147—188年），寺内有护国真身塔，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。（据说阿育王统一印度后，为弘扬佛法，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，分送世界各地，中国有十九处，法门寺为第五处）。按佛书记载，每三十年一开，开时则年丰人泰，百物吉祥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又到了打开之岁，于是这年正月，宪宗皇帝令中使（太监）杜英奇押领宫人三十四人，持鲜花锦帐锣鼓一路浩浩荡荡，前往临皋驿迎佛骨，佛骨进京后，先在皇宫中存放三天，然后历送诸寺，以供观瞻膜拜，俗语云：上有所好，下必过之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人多饿死。见皇上如此虔诚佛氏，王公大臣以至平民百姓纷纷跟风，竞相瞻奉，奔走施舍，唯恐不用其极。有人为礼佛而废业破产，更有甚者，烧顶灼臂以求供养，一时间释风大盛，百业遭殃。但新旧唐书以致《资治通鉴》对此次迎佛骨的“盛况”均寥寥数语，显然未能概其全貌，为说明问题，此处不妨将懿宗咸通年间一次迎佛骨的盛大场面转抄如下：

①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彭偃传》卷一二七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

咸通十四年（873）春，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，百官上书谏，有言宪宗故事者。上曰：“但生得见，死而无恨也。”遂以金银为宝帐香舁，仍用孔雀翮毛饰宝刹。其宝刹小者高一丈，大者二丈。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，其上编以金银覆之，舁一刹用夫数百。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，工巧辉焕，与日争丽。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，计用珍宝，不啻百斛。其剪彩为幡为伞，均以万队。都城士庶奔走云集，自开远门达于岐川，车马昼夜相属，饮饌盈溢路衢，谓之无碍檀施。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，自开远门安福楼，夹道佛声震地，士女瞻礼，僧徒道从。上御安福寺，亲自顶礼，泣下沾臆。幡花幢盖之属，罗列二十余里。间之歌舞管弦，杂以禁军兵仗。缁徒梵诵之声，沸聒天地。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，有悲怆涕泣者。皇帝召两街供奉僧，赐金帛各有差，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身者，悉赐银碗锦彩。长安豪家竞饰车马，驾肩弥路。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，莫不蔬素，以待恩福。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，以手执之一步一礼，血流洒地。至于肘行膝步，啮指截发，不可胜数。又有僧以艾覆顶，谓之炼顶。火发痛作，即掉其首呼叫，坊市少年擒之，不令动摇，而痛不可忍，乃号卧于道上，头顶焦烂，举止窘迫，凡见者无不大哂焉。上迎佛骨入内道场，即设金花帐、温清床、龙鳞之席，凤毛之褥；焚玉髓之香，荐琼膏之乳，九年河陵国所贡献也。初迎佛骨，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，或高一、二丈，迨八、九尺，悉以金翠饰之，京城之内，约及万数。妖妄之辈，互陈感应，或云夜中震动，或云其上放光，并以求化资财，因而获利者甚众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，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，或水银以为池，金玉以为树，竞聚僧徒，广设佛像，吹螺击钹，灯烛相继。又令小儿玉带金额，白脚呵喝于其间，恣为嬉戏。又结锦绣为小车舆，以载歌舞，如是光于辇毂之下。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。^①

我们虽不能说元和十四年的迎佛骨就一定与此次相同，但大致不应有太大的差别，所以韩愈怒不可遏，他要给皇帝上书。

^① 汤用彤：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0年版，第25页。

作为文章圣手，在谏表中他并未做任何铺垫，而是单刀直入：“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，非因事佛而致此也。”^①然佛法入中国后又如何？“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，其后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渐谨（奉事佛越来越虔诚），年代尤促（统治天下的年代却越来越短促）。”^②如此，则无在位长者吗？有。“惟梁代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度舍身施佛，宗庙之祭，不用牲牢，昼日一食，止于菜果，其后竟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寻灭，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。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信，亦可知矣。”接下，他笔锋一转：“今闻陛下，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，御楼以观，舁入大内，令诸寺递迎供养。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难晓，皆云天子大圣，犹一心敬佛，百姓微贱，于佛岂合惜身命？所以灼顶燔指，百十为群，解衣散钱，自朝至暮，转相仿效，唯恐后时，老幼奔波，弃其生业。若不即加禁遏，更历诸寺，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，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非细事也。佛本夷狄之人，与中国语言不通，衣服殊制，口不道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义、父子之情，假如其身尚在（如果佛氏现在还活着），来朝京师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过宣政一见（在宣政殿上接见一次），礼宾一设，赐衣一袭，卫而出之于境，不令惑于众也。况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秽之余，岂宜以入宫禁？今无辜取朽秽之物，亲临观之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失，臣实耻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惑，岂不盛哉！岂不快哉！佛如有灵，能作祸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。”^③

历来反佛批佛者代不乏人，单以唐朝为例，如狄仁杰、李峤、张廷珪、苏瑰、桓彦范、辛替否、张镐等均有文字存世，但如韩愈般大快淋漓，称其为“枯骨”“秽物”并欲投之水火而后快者则实属仅见，连一向对佛一无好感的司马温公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亦说：

①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卷一六〇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卷一六〇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③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卷一七六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

（对佛）独愈恶其囊财惑众，力排之，其言多矫激太过。

既然“矫激太过”皇上自然龙颜大怒，既见奏，次日上朝，宪宗出其文以示宰臣，欲加极刑，大臣裴度、崔群为其求情，他们说：“韩愈虽有忤圣听，言多不逊，然其内怀忠恳，外彰刚朴，故有斯言，望陛下稍赐宽贷，免塞忠谏之路。”宪宗仍未消火，他说：“韩愈言我奉佛太过，话虽刺耳，犹可容之，然竟言东汉奉佛之后，帝王大都短命，身为臣子，岂可如此悖谬耳，固不可赦也。”有皇亲国戚者，亦私下为韩愈说情，具云忠心可嘉，人才难得等，宪宗之怒稍释，乃贬其为潮州刺史。

韩愈一生除谏迎佛骨外，还有一事，亦可谓震动一时，史不绝书，此即《平淮西碑》撰写前后之风波，在此不妨一并略述。

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（817）李愬率大军夜袭蔡州成功，活捉吴元济，使朝廷除去了一块心头大病，班师归来，朝野上下，欢呼不已，于是决定勒碑纪功，撰写碑文的事便落在了韩愈身上。其实从职守上分，此事不一定和他有什么干系，因为“碑石所刻，动流亿年，必得作者，然后可尽能事。今词学之英，所在麻列，儒宗文师，磊落相望，外之则宰相公卿郎中博士，内之则翰林禁密游谈侍从之臣，不可一二遽数，召而使之，无有不可。”^①但因其文名太大，皇上便亲点了他，接到这份美差后，韩愈可谓诚惶诚恐：

闻命震骇，心识颠倒，非其所任，为愧为恐，经涉旬月，不敢措手。^②

碑文写好后，上下一致通过，很快便刊成，立了起来，如果事情到此结束，可谓美谈一件，皆大欢喜。但偏偏有人对此大为不满，并闹到皇帝哪儿去了。据《旧唐书》载，碑竖起后，李愬的夫人发现，整个碑文中，竟无

①（唐）韩愈：《进撰平淮西碑文表》。

②（唐）韩愈：《进撰平淮西碑文表》。

一字提及自己的丈夫，这让她恨恨不能咽下这口气。在她看来，此次蔡州能平，吴元济被擒，其夫君居功至伟，如何在这样一通专纪此事功德的碑上一下子变得踪影皆无了呢？搁在一般人身上，碑已立好，想必是皇上已认可，恨恨也就罢了。然而凡事机缘皆有一巧字，偏是这位李夫人身世不同寻常，她是唐安公主的女儿，天然的皇家血统，舍得一身剐的精神早已融化到血液之中，大恨大下，立即摆驾进了皇宫，见到皇帝又哭又流，痛说韩愈屈笔不公，故意埋没李愬之功，令天下将士寒心，坚决要求将碑推倒重来。皇帝居然同意，“诏令磨愈文（将韩愈所撰碑文磨掉），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”^①

此事引起了朝野的很大震动，多数人认为此碑并无问题，收复蔡州，李愬虽功居第一，但韩碑主旨是突出裴度在大局上的运筹帷幄，并不存在抹杀李愬、歌颂裴度之嫌，只不过是措辞上的实写虚写而已。于此，后来的李商隐曾专门写过一首《韩碑》诗，这位中晚唐的著名诗人，对韩愈碑文峻赏不已、五体投地，对其终被推到，大为不解且悲慨异常，诗中写道：

公（指韩愈）退斋戒坐小阁，濡染大笔何淋漓，点窜《尧典》《舜典》字，涂改《清庙》《生民》诗。文成破体书在纸，清晨再拜铺丹墀。表曰臣愈昧死上，咏神圣功书之碑。碑高三丈字如斗，负以灵鳌蟠以螭。句奇语重喻者少，谗之天子言其私。长绳百尺拽碑倒，粗砂大石相磨治。公之斯文若元气，先时已入人肝脾。汤盘孔鼎有述作，今无其器存其辞。呜呼圣王及圣相，相与烜赫流淳熙。公之斯文不示后，曷与三五相攀追。愿书万本诵万遍，口角流沫右手胝。（最后两句意为：“我愿抄写一万本，诵一万遍，哪怕是为为此口吐白沫，执笔的右手磨出老茧。”）

让瑰玮其才的大诗人李商隐如此倾倒的韩碑，到底如何萃宕孤绝呢，不妨略

^①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卷一六〇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

摘数韵：

额额蔡城，其疆千里；既入而有，莫不顺俟。帝有恩言，相度来宣：诛止其魁，释其下人。蔡之卒夫，投甲呼舞；蔡之妇女，迎门笑语。蔡人告饥，船粟往哺；蔡人告寒，赐以缁布，始时蔡人，禁不往来，今相从戏，里门夜开……汝不吾信，视此蔡方，孰为不顺，往斧其吭。

对韩碑韩文五体投地、咀嚼再三的不止李商隐一人，清末民初的林琴南先生在其《春觉斋论文》里这样写道：

大抵碑版文字，造语必纯古，结响必坚蹇，赋色必雅朴，往往宜长句者，必节为短句，不多用虚字，则句句落纸，始见凝重。《平淮西碑》及《南海庙碑》试取读之，曾用十余字为一句否？

这已不是佩服的问题，而是把韩文当成了典范标尺，想起当年郑板桥曾自制印一方：“愿为青藤门下走狗”，看来文人相轻，有时也不尽然。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里最后有段话，颇称灿灼，作为本节结语，不妨录下：

（愈）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，太史公，刘向，杨雄后，作者不世出，故愈深探本元，卓然树立，成一家言。其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等数十篇，皆奥衍闳深，与孟轲、杨雄相表里而佐佑“六经”云，至它文造端置辞，要为不袭蹈前人者。然惟愈为之，沛然若有余。



师道刺元衡

新旧唐书对武元衡的评价都很高，作为一名宰相，被刺身亡，在唐朝的历史上可能绝无仅有，故而引起了很大震动。这件事的起因原委又较复杂，要说清楚，还需要多拐几道弯。

先说武元衡，曾祖名载德，是大名鼎鼎女皇武则天的族弟，从这一层面讲，元衡也是贵族血统，拿到今天，也有资格说我爷爷如何如何。元衡很聪明，没费太大劲便考中进士，史书上讲“德宗钦其才”召为吏部员外郎，不到一年便三迁至右司郎中，工作详整任职。一次皇帝单独召见，一番洞见，让圣上茅塞顿开，目送其离开，连声感叹：“真是宰相器局呀！”

顺宗继位，“拜御史中丞，持平无私，纲条悉举，人甚称重。”^①此时发生一件事，浙西节度使李锜主动请求入朝觐见，这可真是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，自安史之乱后，边将拥权自立，礼乐征伐自军镇出，父死子继，何时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？因软弱无力，朝廷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只能“唯事姑息”，全力维稳。如今李锜竟然自己跳了出来，要求觐见，皇帝大臣虽有些莫名其妙手足无措，还是十分高兴；为了表示欢迎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，人还未到，先封了右仆射，并下诏择日入朝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不料李锜突然上了一道折子，云里雾里的废话说了一大堆，中心意思就是自己突感身体不

^①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武元衡传》卷一五八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

适，无法按期入朝，待岁末再说。这等于大婚之日，酒席已备好，新娘子突然宣布不来了一样，皇帝十分尴尬。他问大臣该如何处理，郑纲说：“现在边将拥兵，各个不所调度，一旦弄僵，恐难收场。不如依李锜之请，年底再说。”大臣一片附和之声，唯元衡坚声道：“不可。”他说：“李锜自己要求入朝，朝廷已下诏听许，现有借口身体不适而拒诏，这是明显地欺辱戏耍圣上，若依其请求，则是进退皆由自作主张，置朝廷威严于何地？且今陛下新践大宝，四海瞩目，如果人人都以借口逞其私欲，则主上何堪？大唐何堪？故万万不可应允。”顺宗以为有理，遂再诏令其按期赴朝，锜计穷，遂起兵造反。虽如此，武元衡还是得到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一片赞许。

吴元济窃据蔡州有年，始终是朝廷的一块心病，宪宗登基后，决定收取蔡州，消息传出，吴元济有些惊惶，忙向王承宗、李师道求援，两人免死狐悲，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先后上表为元济求情，道理讲了千言万语，一句话，应该赦免吴元济。虽然如此，毕竟心里没底，王承宗手下有一名奏事，姓尹名少卿，看准了主子的心事，很想展示一下苏秦张仪之才，要求主动入朝，替赦免吴元济游说；承宗求之不得，立即成行，先至中书省，见宰相，说以利害。未见风浪，时有人点拨，若能说服武相，则大功成矣。少卿遂谒元衡，结果“语意不逊，武元衡怒，叱出之”。^①

尹少卿灰头土脸地回到军镇，怕王承宗骂其无能，瞎编了一套，说事情眼看大功告成，诸相人人喜上眉梢，不料唯武相从中作梗，并大骂云云。王承宗闻听自然大怒，便想方设法阻挠朝廷出兵，又暗中运作如何能除掉元衡。

东方不亮西方亮。王承宗这边还未想好主意，李师道那厢已有高人支招了。有一亡命少年对李师道说：“大人若想救吴元济，寄希望说服朝廷罢兵显然不可，而应该围魏救赵。”师道忙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少年道：“河阴地区是江淮粮帛运输的源头，乃帝都的命脉所在，若派人将此地的集散大库焚之一炬，则朝廷血脉皆断，同时重金募天下敢死之士，潜入京师，伺机劫

^①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王承宗传》卷一四二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掠宫阙，二者呼应，朝廷应接不暇；如此又何力出兵乎？”师道连声称善，“乃遣客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，米数万斛，仓百余区。”^①两天后，少年又进一计：“虽说皇上决议平蔡，而主谋实为宰臣，尤以武元衡为耿烈，若派人将其刺死，朝廷大乱，他相惧不自保，谁敢更议出师？如此则兵不血刃，蔡州之围解矣。”师道然其计乃招募人马。

现在该说说李师道了，他的爷爷李正已，高丽人，本名怀玉，因骁健有勇力，累至折冲将军，平叛史思明时，众军合集，回纥兵自持强大，苛暴恣横，诸将皆小心翼翼，不敢招惹。李正已时为军侯，决定好好教训他们一下，约定与之赛跑，输者任打任罚，结果正已胜出，于是揪住回纥兵的衣领，一顿暴打，“回纥尿液俱下，众军呼笑，虏惭，由是不敢为暴。”^②史载正已治军“为政严酷，所在不敢偶语”。建中二年，正已死，其子李纳秘不发丧，“统父众，仍复为乱。”纳死，其子师古继掌兵权，“师古虽外奉朝命，而尝畜侵軼之谋，召集亡众，必厚养之，其得罪于朝而逃诣师古者，因即用之。”^③师古死，弟师道继之。“自正已至师道，窃有郢、曹等十二州，六十年矣。惧众不附己，皆用严法制之。大将持兵镇外者，皆质其妻子，或谋归款于朝（有人谋划归顺朝廷），事泄，其家无少长皆杀之。故能劫其众，父子兄弟相传焉。”^④

既派下杀手，李师道每日在府上敬候佳音。杀一个宰相，并非易事，杀手们虽久经江湖，事到临头也未免忐忑，连续多日，他们跟踪元衡的行踪，分析其规律，机会终于来了。宪宗元和十年（815）六月，（旧传称九年六月三日，不知孰是）癸卯，天未亮，元衡入早朝，从所居靖安坊东门走出，刚拐过街角，暗影处，突然冲出几位蒙面大汉，未待反过劲来，抡头便是一顿乱砍，身为宰相，元衡身边只有二三老弱仆人，哪见过这架势，吓得立时

①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·李师道传》卷二一三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李正己传》卷一二四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③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·李师古传》卷一二四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④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·李师道传》卷二一三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